

思想的沉重与技巧的轻盈

——果戈理与契诃夫作品研究

连丽丽 吴维香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China Zhigong Press

思想的沉重与技巧的轻盈 ——果戈理与契诃夫作品研究

连丽丽 吴维香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China Zhigong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思想的沉重与技巧的轻盈：果戈理与契诃夫作品研究 / 连丽丽，吴维香著.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

2018

ISBN 978 - 7 - 5145 - 1310 - 3

I. ①思… II. ①连… ②吴… III. ①果戈理—文学研究②契诃夫 (Chekhov, Anton Pavlovich 1860 - 1904) —文学研究 IV. ①I512.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72334 号

思想的沉重与技巧的轻盈：果戈理与契诃夫作品研究

连丽丽 吴维香 著

责任编辑：尤 敏 王宏亮

责任印制：岳 珍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China Zhigong Press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 2 号院科贸楼

邮 编：100036

电 话：010 - 85869872 (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13

字 数：190 千字

版 次：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6.00 元

版权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复制、翻印，违者必究。



序 言

从“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肇始，俄罗斯文学开始受到西方的关注，西方人发现俄罗斯这个学生竟然拥有世界上一流的作家和作品。俄罗斯作家为世界文学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这里要特别提到两个作家，一个是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与普希金齐肩的作家、思想家果戈理——他把东正教文化引入文学，开创了俄罗斯文学的东正教文化传统，赋予了文学神圣的使命，使作品凝结着沉重的思想；另一个是开启 20 世纪现代小说书写方式的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契诃夫的小说无论是从叙事视角、人物塑造、情节特征，还是从故事框架上都不同于传统小说，他的小说创作技巧是连接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的桥梁。相对于果戈理小说思想内容的沉重，契诃夫小说技巧的革新就显得格外轻盈。

—

19 世纪是俄国文化崛起的时代，相应的也是俄罗斯文学形成其民族特点并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时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俄罗斯文学的真正形成期是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到“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那里才形成了可以与西方文学相抗衡的作品，而不再是对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和模仿。普希金的“天才与拉斐尔、拉辛、莫扎特、歌德和司汤达（后两位是最后的旧欧洲时代的巨匠）颇相接近。普希金的基本使命是使



此时的欧洲成为未来俄罗斯精神的发源地。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使命。”^[1] 俄罗斯与对欧洲文化的学习，一方面带来了俄罗斯的繁荣，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弊端——衰落、分裂、流离失所等也都进入俄国。由于这个缘故，19世纪俄罗斯的作家与欧洲文学相比“整个19世纪的俄国文学都更具使命感。从一开始，它就注重表现人民的意愿和情绪，成为展示解放运动发展必然趋势的舆论阵地。正因为如此，俄国文学与人民的关系十分密切，作家和人民之间形成了一种西方所没有的关系——依赖关系。可以说，俄国人对思想家、作家的依赖是俄国文化的一大特点。人们总是要他们回答在解放运动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就要为人民发出呼喊和抗议。所以说，俄国文学是问题的文学”^[2]。由此可以看出，俄罗斯作家的使命感是与生俱来的。和西方把文学家看成语言艺术的巨匠不同，俄罗斯把作家、思想家看成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人民情绪和意愿的表达者，这样必然形成统治阶级对进步文学的仇视，“残酷的现实也使俄罗斯作家产生了强烈人性意识、民主意识和悲剧意识。这种意识渗透到作品的形象、结构、语言和艺术手法等各个方面，使作品充满崇高的激情。所有的优秀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几乎都是深沉的、严肃的，具有感人肺腑的强大艺术力量”^[3]。俄罗斯文学有着这么强大的感人力量，除了作家关注现实生活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东正教信仰作为这个民族的强大精神支柱所表现出来的普世情怀与救赎精神。把东正教信仰和对现实生活的描写巧妙结合在一起，并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家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果戈理。

果戈理在俄罗斯文学进程中的作用是巨大的。人们给他的评价大都是“俄罗斯散文世界的开拓者，俄国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他是俄国‘文坛的盟主，诗人的魁首’，可是从事心灵和人生之永久事业的果戈理却从

[1] 金亚娜. 俄国文化研究论集 [M].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第 5 页.

[2] 金亚娜. 俄国文化研究论集 [M].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第 6 页.

[3] 金亚娜. 俄国文化研究论集 [M].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第 7 页.



未得到如此的认同”^{〔1〕}。当年别林斯基对果戈理的批判似乎还深入人心，人们也把晚期的果戈理说成陷入了宗教迷狂，认为是宗教毁灭了他，他放弃文学并陷入神秘主义是宗教的过错。事实上，作为文学家的果戈理和宗教思想家的果戈理不可分的，单强调哪一方面都是错误的。自 1998 年“罗斯受洗”后，东正教成为俄罗斯的国教，它渗透到俄罗斯的方方面面，不仅成为俄罗斯人的行为准则，也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柱。果戈理和他的父母一样都是虔诚的东正教徒，并且他的母亲带有神秘主义的东正教信仰对果戈理有很深的影响。自从东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俄罗斯相信自己是“第三罗马”，带有拯救世界的普世使命。这种思想在果戈理生活的那个时代很受欢迎，但俄罗斯的现实是落后于西方国家，俄罗斯首先要做的是怎样振兴，果戈理带着振兴俄罗斯民族并给整个世界带来光明的使命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他一生都在用自己全部创作和全部的宗教狂热去找寻地上的上帝之城。因此，“果戈理不仅属于文学史，而且属于俄国宗教史和宗教——社会探索史”^{〔2〕}。

果戈理追求一种神秘主义的感应，认为自己是上帝所青睐、所特别拣选的人，肩负某种神圣的使命。果戈理一生都在寻求神秘的启示和奇迹，追求与上帝的直接交往，觉得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上帝赐给他的各种启示，是“上帝一直在关注他，怜悯他，并将通过他来实现对人类的救赎”^{〔3〕}。他笃信东正教教义中关于天堂、地狱、罪孽、惩罚等说法，并且受意大利作家但丁的影响，相信人犯罪之后可以通过炼狱的净化升入天堂。果戈理进行文学创作不是要取得多高的文学成就，而是完成他救世的伟大计划，“文学只是果戈理选择的用以传达他在神秘直感中所见所闻的工具”，是“他创作时他为得到神示而做的独特的祈祷”。他把自己的创作当成完成上帝交与使命的工具，是通往天国的阶梯。他一生辛勤创

〔1〕 金亚娜、刘锟等．充盈的虚无——俄罗斯文学中的宗教意识 [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5 页。

〔2〕 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 [M]．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书店，1995 年，第 79 页。

〔3〕 金亚娜、刘锟等．充盈的虚无——俄罗斯文学中的宗教意识 [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7 页。



作，“在这个梯子上奋力上行，以求达到自己的救世理想”^{〔1〕}。

果戈理企图通过创作来完成他的救世计划，可是放眼当时的俄罗斯，果戈理看不到自己满意的人。19世纪初的俄罗斯还处于一种末日的恐慌之中，“19世纪的初期，是亚历山大一世混乱而动荡的时期。俄罗斯军队踏遍欧洲，使共济会的神秘学说在俄罗斯生根，并促进了圣经协会的活动和德国哲学的传播。浪漫主义深入人心，它形成了一种由德国和英国著作培养的奇特的俄罗斯虔敬主义。对于世界一种迫近的终结的期待（‘灵视者’本格尔预言在1837年），大概可以解释果戈理的戏剧。这位天才、病态而敏感的作家以死人的眼光审视世界，他将自己的作品和灵魂置于启示之火内燃烧”^{〔2〕}。果戈理用苛刻的眼光看待当时的俄罗斯，果戈理一方面相信俄罗斯是上帝所特别眷顾的民族，赋有造福人类的伟大使命；另一方面放眼整个俄罗斯看到的却是弃绝神圣的“死灵魂”游走在俄罗斯大地上。我们在看卡夫卡的作品时，看到的是一只猴子、一名院士，一位律师长着一个马头，那些半死不活的人们在湖上航行。果戈理也是这样：取代上帝真实世界的是一种令人恐怖的滑稽模仿，一个鼻子离开八等文官柯瓦廖夫少校绝不出众的脸，获得了人的全部主权，坐着四轮轿车身穿制服招摇过市，并且“从带有羽饰的帽子上可以断定，他是个五等文官”，它俨然是享有世界上全部权力的人物，最可怕的是鼻子竟然去教堂祈祷（这一天是圣母报瞻礼，俄罗斯普天同庆的日子），显然上帝已经被冒充者挤走了。在空荡荡的大教堂中央，鼻子隐藏着自己的面容站在那里。“反基督所越过的大堂门槛，标志着历史迈过启示录门槛之时刻。圣母报瞻礼遭滑稽模仿。这是骗子的福音，他在宣布他自己的‘福音’。这些无容貌的隐匿存在充斥空间，把活人的世界改变成死灵魂的世界。”^{〔3〕}这是令果戈理最害怕的事情，死灵魂充斥的世界不就是

〔1〕 金亚娜、刘锟等：《充盈的虚无——俄罗斯文学中的宗教意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22页。

〔2〕 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M]，杨德友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43页。

〔3〕 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M]，杨德友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人间地狱”吗？果戈理认为《启示录》所启示的末日就要来临了，所以他要在天使吹响末日审判的号角前警醒他的俄罗斯兄弟们：快快悔改，依靠对本民族的东正教信仰成为复活的灵魂，也因此果戈理的作品时而呈现出启示文学的特征。依照这样的计划，果戈理计划写一部拯救俄罗斯人的史诗性巨著，他参照《神曲》设计了他的小说《死魂灵》，小说原计划是写三部：第一部写俄罗斯的现状——死魂灵充斥其间的世界，如乞乞科夫和五个地主；第二部写灵魂的苏醒，如乞乞科夫们的反思“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要把“劳动”作为自己的生活重心；第三部写所有苏醒的灵魂靠着东正教的信仰进入真理的国度——上帝之城。可惜果戈理是审丑的天才，《死魂灵》第二部写了两次都因不满意而焚毁了，“一切小说家在想描写一种实际可见的善人的典型时，都感到了一种无法克服的困难。果戈理因为自己沉重的失败而焦灼如焚”^{〔1〕}。因为塑造不出果戈理想要塑造出的完美的基督式的人物，果戈理觉得没有完成使命的书稿不如焚烧，所以今天只能看到《死魂灵》第二部的残稿及第三部的写作计划。

果戈理一生都在寻求俄罗斯的救赎之路，他的创作就是他这种寻求的形象表达，所以果戈理作品中的思想是如此沉重，这也是许多中国读者不喜欢读他作品的原因。

二

契诃夫笔下大都是以“小人物”作为描写对象的，他着重表达普通人的思想和情感，如《烦恼》《嫁妆》《胖子和瘦子》《套中人》《醋栗》《新娘》《没意思的故事》等，作家对“小人物”的描写和塑造是俄罗斯文学的历史传统。作为“俄罗斯文学之父”的普希金为后世文学开创了许多创作主题，对“小人物”的关注是其中一个。普希金的《驿站长》使读者看到普通人的命运，被历来作家忽视的“小人物”成为作家关注

〔1〕 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M〕，杨德友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91页。



的焦点，它旨在说明，像驿站长这样的“小人物”也是值得人们关注的。之后果戈理继承“小人物”书写传统创作了《外套》，九等文官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无论换了多少任厅长和各级上司，他总是坐在老地方，还是老样子，干着老差事，仍然是一个抄抄写写的官儿，以至于人们后来都相信，他显然是现在这样一副样子，穿着制服，头上谢顶，降生到人世上来的，他在厅里一点也不受尊重”。厅里的人都可以拿他取笑，他也从来不会反抗，有一天，他因为某种原因必须要做一件新外套，新外套增添了生活的动力，他仿佛在积攒做外套的费用时找到了生活的全部希望和意义。新外套做好的时候“兴许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生中最激动的一个日子”，可是新外套穿上一天就被抢了，无助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悲愤而死，死后还在丢外套的地方寻找他的那件新外套。如果说普希金旨在提醒人们“小人物”是值得关注的，果戈理通过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口喊出“我是你们的兄弟”的口号^[1]。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他通过《穷人》《白夜》等作品说明“小人物”也是有丰富内心和可敬灵魂的。然而到了契诃夫这里，他不再只是同情这些在社会中占有绝大比例的“小人物”，他继续果戈理在《伊万·伊万诺维奇与伊万·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旧式地主》中对人类无法弃绝的庸俗的描写，“先生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是何等的无聊啊！”契诃夫的小说几乎都是围绕着这些普通的“小人物”展开的，他描写了这些普通人身上的虚无感和空虚的生活，“契诃夫的人物互相隔绝，不理解自己卑微的存在意义，空虚和无聊有如时代的传染病，到处弥漫”^[2]。是的，作家的作品展示了人类美好的情感如何在空虚的、卑微的生活中被吞噬殆尽。

同样是描写“小人物”，同样都表现了“为什么我们还是这么无聊”，但是在小说创作上，果戈理的创作方法完全属于传统小说范围，而契诃夫的伟大在于他开启了现代小说之门，他的小说创作技巧是革命性的，

[1] 苏畅编选. 俄罗斯小说百年精选 [M].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9 年, 第 21 页, 第 14 页.

[2] 郑体武. 俄罗斯文学简识 [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年, 第 140 页.



但是在国内对契诃夫小说形式因素的研究远没有对其思想内容的研究成果丰厚，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这也是本研究的立足之处。

1907年，吴棹根据日文翻译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黑衣教士》，据笔者所知，这是契诃夫短篇小说最早的中文译介，距今已有百年历史。百年之内，国内对契诃夫短篇小说的研究起起落落，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五四时期至20世纪40年代末，这个时期是国内研究契诃夫的初始阶段，主要表现为契诃夫的作品被大量译出，到20世纪40年代末，契诃夫重要的短篇小说几乎都有了中译本。但是，这一时期对契诃夫短篇小说的研究甚少，仅有鲁迅、瞿秋白、巴金、茅盾等作家对契诃夫小说做过整体的、零散的评价。

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初至20世纪60年代末。这一时期，国内对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研究处于发展阶段。首先是对契诃夫短篇小说的翻译继续深化。如陆续出版了由汝龙先生译的《契诃夫短篇小说选集》，共27卷，收录契诃夫短篇小说达二百二十多篇，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影响最大的契诃夫短篇小说选集。其次，国内学者对契诃夫手记、信札以及关于契诃夫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等也开始重视起来，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在国内学者对契诃夫短篇小说的研究方面，这一时期没有专著论述，但是在中央和地方的报刊上以及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学报上，时常登载一些研究契诃夫短篇小说的论文，但这些论文的研究对象仍然局限于契诃夫作品的主题、思想、现实主义方法以及对契诃夫个人的研究，很少对契诃夫短篇小说的形式因素进行探讨。

第三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国内“契诃夫学”继续发展的时期。在小说作品译介方面，这个时期与前两个时期相比，继续深化，趋于成熟。此外，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契诃夫传记、手记的译介。在国内，学者对契诃夫短篇小说独立研究方面出现了研究契诃夫的专著。学术论文研究观点也丰富多样，分别从社会学、文艺学、美学、心理学、比较文学等多角度对契诃夫短篇小说进行了研究。另有学者研究契诃夫对中国作家小说创作影响；还有很多学者从心理学、抒情性、



戏剧性等方面对契诃夫小说进行研究。总之，这一时期和前两个时期相比，国内对契诃夫短篇小说的研究有了很大进步。不仅出现了一系列学术专著，而且出现了大量颇有价值的研究论文。相比之下，单篇论文比专著的研究更具多元性，无论是研究领域还是研究方法均有新的拓展和突破。以上是近百年来国内对契诃夫短篇小说的研究情况。

中国对契诃夫创作的研究，从 20 世纪初开始到现在已有百年历史。笔者对国家图书馆和全国各地期刊所收录的近百年以来的契诃夫研究资料进行考察时，发现国内对契诃夫的研究主要倾向于作品主题和内容研究，而对其作品形式方面的研究比较少。此外，在这些研究资料中，即便有形式方面的研究，也往往因为缺乏科学的分析工具而流于感受式的梳理，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叙事学作为针对作品形式研究而享誉世界的文艺理论流派，其科学、系统的理论方法恰恰为作品形式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研究工具。我国从叙事学角度研究契诃夫作品的资料数量不多，因此，笔者希望借助叙事学的理论方法，对契诃夫短篇小说的形式、风格予以尝试性的拓展研究。本研究采用米克巴尔和热内特的叙事理论研究契诃夫小说的叙事特征，即契诃夫短篇小说的“戏剧舞台效果”特征、人物的混合性特征、叙事节奏的“漫画式速写”特征、情节氛围的渲染和框套型故事独特的框架特征五个方面，希望能为契诃夫的研究尽上自己的绵薄之力。

果戈理的创作成为他通往天国的阶梯，成为他完成神圣使命的工具，所以浸透着东正教诸多观念的诸多作品，显得那么沉重而难懂；契诃夫也关注俄罗斯“灵魂”的现状，特别是表现了日常生活中的虚无感，但是对于后世来说，他最大的影响是“在契诃夫之后写作马虎是不允许的”^{〔1〕}，契诃夫的许多小说创作技巧开启了二十世纪小说之门，契诃夫的伟大更多是小说创作方法上的，所以说契诃夫小说的创造技巧相对于果戈理沉重的思想显得那么轻盈。

〔1〕 郑体武. 俄罗斯文学简史 [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年, 第 143 页.



本专著由绥化学院连丽丽、杭州市凤凰小学吴维香共同撰写。具体分工如下：连丽丽承担序言和上编的撰写工作，吴维香承担下编的撰写工作，最后由连丽丽统稿。

本书撰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著作和学术文章，在此向各位作者表示感谢。

由于作者的学识有限，本书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请各位专家、学者多多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目 录

CONTENTS

序言	1
----------	---

上 编

第一章 带着神圣使命创作的果戈里	3
------------------------	---

第二章 果戈理研究现状	11
-------------------	----

第三章 启示文学与象征	18
-------------------	----

第一节 启示文学的特征及象征的内涵	18
-------------------------	----

一、启示文学及特征	18
-----------------	----

二、象征的内涵及类别	31
------------------	----

第二节 启示文学在俄罗斯	36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42
----------------	----

第四章 果戈理的宗教思想	44
--------------------	----

第一节 始于爱与终于爱	45
-------------------	----

第二节 末世的焦虑和救世的渴望	55
-----------------------	----

一、末世的焦虑	56
---------------	----



二、救世的渴望	58
第三节 本章小结	62
第五章 象征在果戈理作品中的表现	63
第一节 魔鬼与复活者——人物的象征含义	64
一、传说中的妖魔	66
二、有邪恶品质的僵死灵魂	70
三、生活中带有庸俗品质的僵死灵魂	84
四、苏醒的灵魂	90
第二节 “有目的”的无目的漫游——情节的象征含义	100
一、个体生命历程的象征	103
二、民族出路的象征	107
第三节 本章小结	114
第六章 结 语	116

下 编

第一章 契诃夫研究现状	123
第二章 契诃夫短篇小说的“戏剧舞台效果”	131
第一节 契诃夫短篇小说的叙事聚焦模式	131
第二节 对话中的表演	136
第三节 “直观性的距离”与集中、稳定的故事时空	143
第三章 契诃夫短篇小说中的人物特征	145
第一节 人物的混合性	145



第二节 人物的内在性	149
第四章 契诃夫短篇小说的叙事节奏特征和情节特征	151
第一节 “漫画式速写”——契诃夫短篇小说的叙事节奏特征	151
第二节 情节氛围的渲染——契诃夫短篇小说的情节特征	157
一、“讲述 n 次发生过 n 次的事”	159
二、“讲述 n 次发生过一次的事”	163
第五章 契诃夫短篇小说框套型故事的框架特征	167
第一节 活跃的人物叙述接受者	167
第二节 “游移”的人物叙述者	173
第六章 结 语	178
参考文献	185

上 编

